

金浆丛书

逃出孤独

李治邦 著



71398

逃出孤独

李治邦 著

逃出孤独

李治邦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印张 8 1/4 插页 2 字数 182000

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 7-5306-2040-1/I·1814

定价:10.00元

金奖丛书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现代城市青年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。

海新是一家广告公司的顶梁柱。他的同事罗拉是其大学时的同学。海新的妻子方红当初是罗拉的恋人。陈情是罗拉的妻子,后来,又和海新双双坠入爱河。小说以他们之间的情爱故事和感情纠葛为主线,真实再现当今城市青年人在事业、家庭、情爱、性爱及金钱等方面的境况和心态。

小说文字简练,情节生动好读。

第一章

快下班了，海新的尿脬憋得生疼。

老陶坐在他的桌对面，滔滔不绝地说着：“主任，我不能退呀，我才五十五岁，正是最有经验的时候。咱们广告公司是全市第一家国营的，打成立起，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。现在一句话，就让我提前下岗，太毒了点儿吧？”海新耐心解释着：“这是丁经理定的规定，我给您讲了一下午了，我没办法。”老陶红着脸，“我操他妈！姓丁的来公司的时候，还给我端茶呐！他没老的那天？告诉你海新，等他五十五岁的那天，你也把他宰喽！”海新见他这样亢奋，只好干看着他。老陶凑近海新，“你是室主任，你聘我，我就可以跟姓丁的打去！”

海新憋不住了，他隐隐觉得裤裆里发湿，只得歉意的朝老陶打个手势，便像当年国民党军队撤退一般狼狈地往厕所逃去。

途中，罗拉又拦住海新，递过来一张请调报告：“我不干了，这个烂摊子，干出花来也白搭！海新，这次你无论如何别聘我，你放我走吧……”说着，罗拉给海新鞠了一大躬。海新一愣：“你走了，那创意就剩下我独耍，咱公司非黄了不可。”罗拉青着脸：“黄了就对啦！一个广告公司上百号子人，大小头头几十个，没几个

能干正事的，凭什么我们来养活他们！”海新摇摇头，把罗拉的请调报告一把给扯了，“你大学毕业后，是我给你弄来的，当时你对我感激涕零，现在翅膀长硬了，想飞？”罗拉扭头就走，没走几步又回来，“我透底吧，现在我给一家独资的广告公司帮忙，每个月起码两千多。我要是调过去，当经理助理，薪水还高。在这，那一壶醋钱，连老婆都养活不了。你要放我，咱两人的过节就算解了，不放，我要报复你，让你天天心痛月月痛心！”海新恼了，“罗拉，你威胁我！你越这样，我越不放你走！”罗拉忙一笑，“我主要是想说，丁经理听你的，你现在是公司的红人，丁经理的绝对依靠，你说话在他那占地方……”

海新与罗拉的过节是因为一个女人。

海新和罗拉都是同一所大学，海新快毕业时，罗拉才刚进校门。那时，在新学生里，哲学系里有个叫方红的女学生死追海新，并且迅速把海新俘虏。当海新和方红爱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一个周末的晚上，当海新穿戴整齐，要和方红约会时，在路上，罗拉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迎面走过来，把海新揍得鼻青脸肿。抬到医院时，海新才闹明白，方红和罗拉在高中时就已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了……

到了厕所，海新好一通放水，舒服极了，足有一两分钟。

他疲倦地往回走。

广告公司的各个大小房间静得吓人，跟死宅一样。海新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一回荡，有点儿外国电影《鬼魂西行》的感觉。也就是十年前，那时广告公司独揽全市的广告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凡是做广告的，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上门子来磕头，各科室的人都是爷，广告公司辉煌的像一轮初升的太阳。眼下的广告公司，被全市几百家广告公司挤得东倒西歪，踉踉跄跄。海新

叹口气，算了吧，自己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，丁经理虽说把自己视为知己，可谁也扭转不了乾坤。丁经理处心积虑搞出一个聘任制的方案，等于把一碗开水浇到每个人的头顶上，吃惯铁饭碗的人经受不住这地震，聘的也不情愿，不聘的更怨天尤人，老的闹，小的叫，广告公司成了屠宰场。

过了拐弯，见罗拉还在那站着。海新看着罗拉，心里不是滋味儿，论个头，比他猛出一个脑袋，论皮肤，白得赛鸡蛋皮儿，论长相，一双黑洞洞的虎眼，往外透着男人的魅力，论气质，潇潇洒洒的，自然的牛津绅士风度。海新惶惑的是，为什么方红会把他摺在旱地上，却一见钟情的标上了自己。罗拉又递上一份请调报告，那字迹跟本人一样漂亮：“主任，不瞒你说我到经理室，早就跟丁经理谈好了，他说，只要你签字，他就放人。”罗拉把报告像古代呈状子一样捧过来。

海新犹豫地：“丁经理真那么说？”

“我要骗你，天打五雷轰，把我劈死。”罗拉信誓旦旦。

海新埋怨着：“那你刚才怎么不说？”

罗拉晃着脑袋：“我不好意思挟天子以令诸侯啊。”

海新给罗拉签上字，他说不上是怕罗拉报复，还是因为丁经理同意的缘故，或者说有什么更隐蔽的理由。官场上的几年，把海新修炼得成熟了，海新是个直脾气，说话向来坦率，不拐弯抹角。对上头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，不藏着掖着。可不断的碰得头破血流，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厉害。懂得了什么样的地方说什么样的话，什么样的人喜欢听什么样的话。他觉得自己天天戴着面具，好累好累，总想摘，可总也摘不下来。

“我要是不签，你怎么报复我？”海新签完字，递给他，不动声色地问。

“我用我老婆诱惑你，然后再对全公司的人把你臭得体无完肤。你现在是公司经理的候选人，对吧？”罗拉微笑着，那表情挺正经不像是调侃，可语调里分明又含着戏谑。

“那现在怎么酬谢我呢？”海新盯着罗拉。

罗拉把签好的报告小心翼翼地揣在口袋里，狡黠地眨眨眼：“我老婆挺漂亮的，你也知道，你要真有那花心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对你最优惠的是，你没饭吃了，我从我那锅肉汤里舀一勺给你……”

海新想骂句难听的，张了张嘴巴，又道不出什么词儿来，便用手一扒拉罗拉，“亏你还是个大学毕业生，滚开！”海新径直往前走，罗拉在后面喊道：“主任，别介，你开玩笑，我也开玩笑嘛。”

回到创意室，老陶已经走了。屋里很暗，海新费了好大的劲儿把窗户打开，窗户有一冬天没打开了，落得满玻璃的灰尘。屋里顿时亮堂了许多，平常朦胧的东西看得也清楚了。

仲春，灰蒙蒙的颜色闪出了浅浅的生命绿，像一个秃顶的人，猛然长出了头发，那么令人惊喜。

整个广告公司的楼里，除了收发室的刘大爷以外，就剩下海新了。海新摘掉了面具，想把憋了一天的筋骨舒坦舒坦，他斗着胆，在办公室里清了清嗓子，唱了一句：“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……”

二

海新到广告公司已经六年了，他不是本地人，父母在河北省的安平县。在他上到高中时，他曾经和一伙同学瞒着爹娘自费去了北京。在那里，海新被北京的博大而震惊了，现代的生活氛围

使他觉得自己愚昧和渺小。清晨，他爬到景山的顶端，鸟瞰整个被朝阳所笼罩的北京城，感到安平县太小了，太封闭了，如同一座古堡。他忧患余生，发誓，一定要考上大学走出安平县城，到大城市闯荡。他走在王府井大街上，见到周围的姑娘都那么文质彬彬，亭亭玉立，促使他又一个念头铭刻在心，将来找一位大城市的姑娘做自己的老婆。从北京回来，海新发了疯地学习，其残酷的程度把他爹娘都吓坏了。他娘抱着他哭，说咱不上大学了，娘求你了……高考完了，海新是安平全县的状元。他毫不犹豫地第一志愿里填写了北京的一所大学，结果，他被另一所全国名牌大学录取了。尽管这样，他也心满意足，因为毕竟随了心愿，步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城市。

临离开安平县城时，母校的老师 and 同学们都敲锣打鼓地送他，那阵势好是热闹，像是过节。海新拉着娘粗糙的手，抹着眼泪，嘴里说：“娘，我大学毕业后回来伺候您。”可他心里暗暗较劲，我再也不会回来。大学期间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他的一幅油画，在全市荣登榜首。在学校，海新成了风云人物。

大学毕业后，他毛遂自荐，来到当时全市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广告公司，其实他是学建筑设计的。对广告，海新情有独钟。他仔细分析了自己的前程，觉得广告将是崛起的事业，广告人才又极缺，这时候一显身手，将来会大有作为。他对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一句话铭刻在骨：“如果我能重新生活任我挑选职业，我想我会进广告界。若不是有广告来传播高水平的知识，过去半个世纪各阶层人民现代文明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的。”

他终于如愿以偿，与生长在大城市里的方红结婚。半年后，海新申请住房，他渴望拥有自己的家。公司给他排在第四十八位，得猴年马月见了。方红跟他闹，海新苦笑，“没办法，我刚去，

所有人的资格都比我老，结婚后没房子的也堆了不少，能轮到我吗？”无奈，只能挤到方红家。

方红的父亲早就去世了，方红依稀记得父亲有一头乌黑乌黑的头发。方红曾给海新洗头发，洗着洗着淌下了眼泪，说：“海新，你的头发像我爸爸的，根根都像墨染的。这头发黑了，人就显得精神。”方红的母亲是妇联的干部，离休了，她清廉一生，就拥有一个单元。所说小，是一间十平方米，一间九平方米，还没过道。厨房小得转不过屁股，厕所更可怜，胖的人都蹲不下去。方红还有一个弟弟，在北京当兵，一直闹着回来，方红的母亲明确表态，今后跟儿子一起过，方红和海新只能暂时栖身。

海新自从和岳母住在一起后，就好像套上了枷锁，活脱一个传统京剧里的苏三，没一天松快的时候。方红到晚上抱着海新，“我知道你憋囚，有劲儿你就往我身上撒吧。”海新耷着脸：“你妈有你一半可爱，我就知足了。”方红戳着海新：“你有良心吗！你这男人应该撑家立业的，有房有地，谁让你没本事呢！我妈妈能给咱腾出这间房，就算不错了。”海新不说话了，纳头就睡，任凭方红在他身边酸言醋语的泡着他。

方红上大学时，专业是哲学，所以说起话来，正反都堵着你，往往逼得海新张口结舌。海新只好采取不说话的政策，徐庶进曹营，一言不发。可方红除了对海新还讲哲学以外，她毕业后没有单位要她，把一向自尊心很强的方红打击得要死要活，只好倚仗她画画的业余特长，由海新托朋友，在另一家合资的广告公司画街头广告。

海新一进楼洞，就两眼一片漆黑，他昨天刚刚安的灯泡。进家，方红系着围裙，右手捏着菜铲正炒菜。

“怎么回来晚了?”

“公司有事儿呗。”

“我们公司把人折腾死，你们公司把人闲懒死。我让你办的事儿办了吗?”方红瞪着大眼问。

海新眨着眼睛：“什么事儿?”

“菜买了么?”

“我……忘了。”

方红把炒好的菜倒进盘子里，不理海新，端到屋里的桌上，然后，对里屋喊了一嗓子：“妈，吃饭了。”自己一屁股坐下，喘了口大气：“海新，我在大马路上溜溜画了一天的广告，你在办公室里喝了一天的茶。我回家做饭，你进家吃饭，你是不是属于马克思说的那种旧的、卑劣的东西!”

海新知道方红心里不平衡，再加上早上叮嘱他好几次让他买菜，而他又忘得死死的。海新只有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能说。

三个人吃饭，方红不说话，海新理屈，又不吭声，这桌上就显得冷清。海新的岳母不高兴了：“你们在单位憋的气，不许撒在家里，我又没招你们惹你们。跟老人过，就得逗老人乐，懂吗?”

海新也觉得气氛太压抑，就讲个笑话：“我们公司有个近视眼，财务科的小刘，他到收发室去取报纸，收发室的玻璃擦得也干净，小刘没看清，咣，一头撞去，碎玻璃扎了他一脸。”海新讲完，自己先笑起来。

“这有什么可笑的?人家受了伤，你还笑，怎么能笑得出来?”海新的岳母沉着脸，语调也很严肃。

方红夹着菜，“海新，你觉得你假不假?”

海新皱着眉：“我假什么?”

“你总想左右逢源，搞中庸之道，所以，说出话来的感觉就显

得假，不自然。”方红一边说，一边吃，那几盘子菜让她夹得差不多了。

海新一推饭碗，起身要走，岳母说：“一个男人，就得什么话都得听进去，何况在单位你大小也是领导……”

海新回头努力笑笑：“我吃饱了。”

吃完晚饭，方红跟往常一样洗头发。方红说：“我每天站在大马路上画广告，头发让风土刮得足有二两重，坠得我头都疼。”因为厨房太小，方红就在屋里洗，扑楞楞的弄得满地的水。海新没地方去，就上岳母屋。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屋有一台彩色电视机。今晚，电视台播海新策划的一台广告文艺节目。原先定的是现场直播，后来因为资金出了故障，才变为录播。这台广告文艺节目，海新以春天为大背景，把所有歌颂春天的名曲名舞都推上舞台。全市凡是带“春”字的商标产品，闻声都争先恐后地参加了。就这个创意，就这台节目，海新一下子给广告公司赚了十几万元的利润。就这笔钱，丁经理给公司开出了两个月的工资；几十号人报了积压了几年没有给的医药费；买了汽油，使停了半个月的三辆汽车开出了公司大院。可海新只拿了一百块的奖金。领到工资的报销了药费的灌满了油的司机没有一个感谢海新，海新得到的那一百块钱还被大家敲走，吃喝了一顿。

海新坐在床上，岳母坐在沙发上，岳母咂着茶水，“你现在是主任了，主任是什么级的干部？”

“正科级。”

“我二十一岁当区妇联的副主任，那就是副处级。当领导的就得拿得起放得下，不能像你们上大学时孩儿气的，脑袋一冲动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说实话，我对你还没和方红结婚呢，就让她怀上孕，我很反感！”

“妈，我们登完记，才……这登记就算结婚了。”

海新那次和方红在床上“办事儿”，其实是方红主动的，撩拨得海新六神无主，浑身出透了汗。两个人没有高潮，只有紧张，没有快感，只有匆忙……

“男人的没出息，往往就在对女人身上，懂吗？”岳母不愧是方红的母亲，说出话来，哲理性就是强。

拧开电视机，一个“春”字正在欢快的音乐声中旋转着，然后是著名交响乐《春天的序曲》。海新激动起来：“妈，今晚儿咱们看这台节目吧，是我创意的，也是我一手策划的。”

“我不管你。”岳母呷了一口热茶。

海新如囚徒大赦，忙跑到厕所又放了回水，进屋投入般的看起来，对心思的地方就眉飞色舞，不对心思的地方愁眉锁眼。岳母看了一会儿，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便躺倒在床上，哼哼唧唧的闹头疼。海新知道这是在轰他走，海新的眼神又被屏幕紧紧的拴住，索性来把死猪不怕开水烫，装聋作哑。岳母见海新不理睬，就把调门提高，以至于压过了电视机的音量。海新强忍着，他正陶醉于自己的作品中，像一个母亲抱着新出生的婴儿。

当初，海新进到广告公司，人疏地生，白头发的齐刷刷的塞满了各个科室，谁都想说话，谁都想当官做主，谁都想出人头地。海新开始，几乎所有人都没把他搁在眼里。可海新心里有谱，公司普遍缺乏广告意识，手段陈旧。他生气勃勃，几个策划下来，叫大家刮目相看。玩儿广告，就是玩儿智慧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，海新以其独特的思维为企业鸣锣开道，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如醉如痴的表演。仅仅两年，海新就在公司脱颖而出，成为全公司最年轻的科长，在全市的广告界有了名气。

海新看得兴致勃勃……

岳母突然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：“够晚了，你回屋吧。”

海新没动地儿。

“我要洗了。”岳母不耐烦的。

“洗就洗吧。”海新故意装听不懂。

岳母火了：“我要洗屁股了！”

海新迫不及待的要看最后一个压轴节目，就是所有的企业家在一条长幅上，每人写一个“春”字，然后大家举起条幅，面对观众……这是海新的点子。

“您老再坚持一会儿，行吗？”海新央求着。

岳母松开腰带：“我这人想做的事儿，马上就得做！”

离开岳母的房间，海新好像刚从手术台上下来，口干舌燥，四肢软绵绵的。门被岳母随手给关上了，最不能容忍的是还插上了门，动作之利索令海新愕然。一准是又换了个频道，听出是京剧，岳母不知被哪一个演员逗乐了，哈哈大笑着，海新觉得后脊梁骨冷嗖嗖的。

方红洗完头发，正擦地。

海新走到窗户前，见楼外那一个个亮着灯的窗户，心绪糟得很。每一个窗户都是一个家，灯光都闪烁着温馨。海新的喉咙发酸，在单位人与人都戴着面具，像海新这样不加修饰活着的人，就觉得受罪。回家，岳母又把她憋了几十年的烦躁宣泄在他的身上，活得自由自在。人家想洗哪，就脱裤子洗哪，想看什么，就不管别人看不看，拧过来就看，想高兴，就能扯开嗓子，笑个痛快，不管你听着难受不难受。

“怎么不看了？”方红问。

“让你妈撵出来了。”

方红走近海新，用手抚摸着海新的脸，海新眼角有些发潮，

他经受不了方红的爱抚，不论方红怎么和他别扭，只要方红妩媚的对她一笑，他就有一种晕晕乎乎的感觉。猛丁，海新想起罗拉，想起罗拉所说的那个过结。方红是个敢爱敢恨的女人，她一旦看准的就义无反顾的做下去，从不轻易改变自己。方红长得并不是很漂亮，主要是脸部的轮廓不好，窄而扁，没有立体感。眉毛也短，逼得她天天用眉笔去延伸，她虽是画广告的，但画自己的脸却低劣，眉毛的颜色和眉笔画出来的颜色极不协调。海新说过她好几次，方红一气不再画了。但方红有一双深刻的眼睛，圆溜溜的似天鹅般的柔和，闪烁着一种女人的光火，她每一次眨动眼睛，都是美丽动人的一瞬间。她的眼神对男人来说，装满了微笑，像一泓深湖倾满了甜蜜。在大学食堂，海新初次和方红见面时，就因为她的微笑，便在当晚的梦里，坠倒在用玫瑰花堆起的床铺上，以至于半夜里醒来，同屋的人笑他满脸也成了玫瑰色。

方红递过嘴唇，亲了亲海新的脸颊：“她还能活几年，一个女人守寡以后，清清静静的过了这么多年，这容易吗？她也有性欲，也有对男人的向往……”

“那也不能总在我们身上发泄呀。”

“她不往我们身上撒，往哪撒？她退休这么几年，单位的人没有来看她的，我到她的单位替她领工资，人家都说，你妈走了以后，这大楼里清静了一半，弄得我上不来下不去的。”

海新不言声了，这个家像一座储存白菜的地窖，一点儿风也没有。他常想起自己的爹娘，他们虽然传统，但心地善良，不像岳母那么苛薄。

方红捶着腰，“天天站在梯子上画广告，我都忘记自己以前是大学生了……过去那个玫瑰梦彻底烟消云散了。”

海新见方红那副疲惫不堪的神态，想起在大学时，方红清新

活泼的样子，心里酸酸的。“今天，罗拉找我，死缠着，求我放他走……”

“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”方红漫不经心的问。

“他说，我要不放他走，就报复我。”

方红瞪着眼睛：“他凭什么报复你！”

海新靠近方红，把方红揽在怀里，似乎怕她跑了：“他说，我把他的所爱抢跑了……”

方红推开海新：“他不是个男人！当初我离开他，正说明我的判断准确。他有什么资格报复你，我要是爱他，谁也不会拽走我。”方红说着话，去铺床，“我累了，腰酸痛酸痛的，今天，我险些从梯子上摔下来。”

这时海新的岳母走过来，她从来不管屋里两个人干什么，愿意进来就撩腿闯入，好几次都是海新搂着方红的时候，被岳母撞个满怀。可岳母反而理直气壮，说你们应该注意影响，弄得海新的脸跟外国鸡一样。岳母对方红说：“你那自行车还没搬呢？”

方红无精打采地：“海新，你替我搬吧？”

“算了，那车没人偷，就扔楼下吧。”海新有意识在顶撞岳母，而且他知道，岳母肯定会教训他一顿。

“海新，你大小是个领导，懂得警惕两个字的含义吗？在楼下已经丢了好几辆车了，大前天，四楼的防盗门都被卸下来了，偷走了一串金项链，一个三千块的存折。这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蚂蚁能把大堤给毁喽……”岳母背着手，在屋里来回踱着，像是在讲党课。

海新憋着气。

方红已经躺在床上，迅速脱掉了上衣，露出了半截光洁的肩膀，“咱楼确实有贼，我那车一会儿没个螺丝，一会儿没个弹簧。